

中华美国学会

中华美国学丛书

楚树龙 著

冷战后中美关系的走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华美国学丛书

冷战后中美关系的走向

楚树龙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战后中美关系的走向/楚树龙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5

(中华美国学丛书)

ISBN 7-5004-2989-4

I. 冷… II. 楚… III. 中美关系—研究—现代

IV. D822.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5758 号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尹力

封面设计 王华

版式设计 李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3

传真 010—64030272

网址 <http://www.cass.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订 丰华装订厂

版次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21.625

字数 555 千字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岁月流逝，星移斗转。人类在 20 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告别了几个世纪之久的殖民主义和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之后，进入了 21 世纪。

在 20 世纪中，中美两国由过去的极少交往，发展到在本世纪中成为各方面愈益紧密联系的两个世界大国。中美关系在 20 世纪的百年岁月中历经了八国联军、庚子赔款、二战中的同盟、冷战中的对手及冷战后期的战略合作关系的历史演变。展望冷战后的 21 世纪，作为中美两国各自和世界上重要双边关系之一，甚至可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中美关系向何处发展，无疑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 21 世纪中美两国和整个世界的前途和命运。

本书试图通过对冷战后中美关系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和描述，展现冷战后及 21 世纪中美关系的长期性质、总体面貌及其发展趋势。它不是对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历史探讨，也不是对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做编年史式的完整记述，而是试图通过对冷战后两国关系中战略、安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展示，说明中美关系目前的性质、状态及其未来的发展前景。

本书作者从“真理是客观的”信念出发，认为本书所能做到的是向读者展示冷战后中美关系的本来面目，而不能由本人“创造”中美关系。因此，本书力求对冷战后中美关系的总体及各主要方面的状况作出客观的揭示，而不是过多地对中美关系做个人

的评论。当然，在揭示两国关系的客观现实的时候，作者是根据本人所能掌握的事实和个人的认识、分析、判断来展示中美关系冷战后的客观面貌的。

为了保持本书对冷战后中美关系揭示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本书以中美双方政府权威的政策性公开材料为主，将少量专家学者的分析、研究和观察仅作为辅助性的参考。因为对外关系主要是国家和政府行为，只有政府的言行才能更多地、较为准确地反映国家的对外战略和政策，反映冷战后中美关系的真实面目。

中华美国学会、福特基金会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不可缺少的宝贵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领导和专家对本书的写作提出了中肯和宝贵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曹宏举编辑承担了本书的编辑、修改工作，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专业性的帮助。本书参考和使用了很多同事如刘连第、汪大为等的资料及研究成果。对他们给予的宝贵支持与帮助，作者谨表示由衷的谢意。

中美是世界上两个大国。中美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多方面的关系。作者力图对这一关系冷战后的发展变化、两国对彼此的战略及两国关系的各个主要方面作尽可能全面、客观的展示，并基于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展现其 21 世纪的长远发展前景。作者希望本书能对读者了解中美关系、了解美国、了解中国、了解今天和未来的世界有所助益。不足之处也诚挚地欢迎各界人士加以批评指正。

楚树龙

2001 年元月于北京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	(1)
第一节 中美关系的历史演变	(1)
第二节 冷战终结和中美关系的性质变化	(3)
第三节 “全面接触”和局部对抗	(9)
第二章 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	(24)
第一节 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依据	(24)
第二节 “接触战略”的内容和目标	(56)
第三节 “接触战略”的实质及两面性	(74)
第三章 冷战后中国对美战略	(132)
第一节 中国国家利益、国家战略和中美关系	(132)
第二节 中国的美国观	(146)
第三节 冷战后中国对美战略目标	(155)
第四节 冷战后中国对美战略方针	(164)
第四章 冷战后中美战略和安全关系	(180)
第一节 中美对国际战略问题的看法、立场 和主张	(181)

第二节	中美在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	(239)
第三节	中美双边战略和安全问题	(282)
第五章	冷战后中美政治关系	(402)
第一节	意识形态上的对立	(402)
第二节	“民主人权”上的对抗	(412)
第六章	中美经贸关系	(449)
第一节	冷战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	(449)
第二节	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及两国经贸关系的潜力	(470)
第三节	中美经贸关系中的问题	(490)
第七章	中美两国的社会文化联系	(576)
第一节	两国教育、科技和文化交流	(576)
第二节	两国社会交流和人员往来	(589)
第八章	21 世纪的中美关系	(604)
第一节	中美两国力量对比发展变化趋势	(604)
第二节	中美关系长远前景	(638)

第 一 章

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

冷战后，特别是在人类进入 21 世纪之际，美、中两个世界大国对全球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性愈益显示出来。近年来，美国领导人和政治家不断宣称美中关系是美国和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而且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在 21 世纪它会成为两国和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对中美关系对美中两国和全世界的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成为两国的共识，但目前和 21 世纪中美关系的性质和走向仍不十分明确。中美关系对中美两国和人民、对亚太和世界的重要性，值得我们对这一关系自冷战以来的发展、目前的性质和状况及 21 世纪的前景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与分析。

第一节 中美关系的历史演变

历史是一面镜子。简短回顾中美关系的历史，有助于我们认识冷战后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性质，展望中美关系的未来。

同中国与亚洲和欧洲等国家久远的关系相比，中美两国交往的历史谈不上源远流长。两国从 18 世纪开始交往，1784 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从纽约抵达广州，开始了中美两国间的通商往来。最初主要是少量的贸易、传教等商品和人员往来。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从宣布“门户开放”政策到八国联军，美国开始参与西方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对日本侵占中国虽在道义上表示谴责，对中国表示同情和支持，但并

无多少实际行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袭击珍珠港后，美国对日宣战，开始支援中国，并同中国结成同盟国，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

抗日战争结束后，美逐渐采取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期间虽曾几次试图调解国共矛盾，并同中国共产党有一些接触，但在整个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扶蒋反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和内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美国国内在辩论“谁失去了中国”的同时，对华政策有一段暂短的观望时期。在继续同情和支持国民党政权，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试图等待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动向。1950年夏，朝鲜战争爆发后，美派军队入侵朝鲜，同时杜鲁门总统宣布派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并开始鼓吹“台湾地位未定”。以后，美国同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同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并在台湾驻军。在其后至1979年长达30年的时期内，美国奉行承认台湾国民党政权，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政府的“不承认政策”，并在70年代初期以前阻挠中国加入联合国，对华实行“封锁”、“禁运”等反华内容的对华“遏制战略”。

70年代初，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变化迫使中美双方不得不重新思考两国关系和彼此战略。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中苏边境武装冲突，苏联战略核力量的膨胀等形势的发展和美苏争夺的加剧，使美国和中国在二战后第一次面临共同的安全威胁。这种战略形势使中美两国第一次，甚至是惟一一次具有共同的安全和国际战略利益，形成两国对世界格局、力量对比和战略形势的战略共识。与这一战略共识相比，中美两国间其他矛盾和分歧就成为次要的、局部的问题了。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双方发表《上海公报》，确立反对霸权的共同立场。

《上海公报》发表后，中美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促使两国关

系继续发展。1973 年中国加入联合国，1974 年双方在各自首都建立办事处，双方的贸易、人员往来不断增加。但是，台湾问题阻碍了两国在 1972 年《上海公报》发表后尽快建立外交关系，实现关系正常化。中国将台湾问题的解决作为两国建交的核心问题，提出“断交”（断绝美国与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废约”（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撤军”（撤出美国在台湾的军事人员及设施）等原则立场，而美国政府迟迟不作战略决断。苏联在 70 年代后半期攻势的增强和美国对苏、海湾等地外交受挫，使卡特政府对苏联的扩张更加警觉，决定接受中国的原则立场。中美于 1978 年 12 月 16 日发表建交公报，决定自 1979 年 1 月 1 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从 1979 年建交到 1989 年的 10 年中，中美关系总的态势是向前发展的。两国的战略共识进一步巩固，经贸和人员往来有较大的发展，高层接触形成制度。除台湾问题外，这一时期中美关系中的问题都是局部性、战术性的，没有影响两国战略合作的大局。在这 10 年中，台湾问题不断冲击两国关系的主体，但基本处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1982 年“八·一七公报”是两国妥善处理台湾问题的一个范例，而 1979 年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则是美对华两面政策的反映，对中美关系造成严重和长远的消极影响。

第二节 冷战终结和中美关系的性质变化

1989 年以后，中美关系出现了既不同于五六十年代，也不同于七八十年代的根本性的变化。很多美国人把这种变化归因于 1989 年春夏北京出现的“政治风波”及美国的制裁，其实这样的认识是表面上的，没有认识到事物的本质。中美关系的变化，表面上是由于中国出现的“政治风波”和美国随之而来的制裁所造成的，但实质上是冷战终结及由此而造成的国际战略形势和

美两国战略利益、两国关系战略性质发生改变的结果。

冷战终结于哪一天？人们无法形成定论。有的把 1989 年“柏林墙”倒塌作为冷战结束的时刻，也有的认为冷战终结应当以 1991 年底苏联解体为标志。其实，这是一个难以形成定论的问题。人们大体上可以把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作为冷战结束的时候。

冷战的结束是中美关系出现本质变化的根本原因。因为，冷战的终结改变了国际战略格局和战略态势，改变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战略性质。冷战时期，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中美关系和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的关系一样，是建立在美苏和东西方对抗这样的战略态势和战略格局之上的，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美苏是当时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世界形成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东西方两大敌对阵营。在欧洲，这种敌对以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约（华沙条约组织）的对立为标志；在亚洲，东西方对抗以五六十年代的美日为一方、苏中为另一方的态势，后来形成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态势；在中东、非洲、拉美，美苏和东西方对立虽不像欧、亚地区那么明显，但也通过一些国家倾向一方、另一些国家倾向另一方的形式表现出来。

美苏、东西方对抗是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也是中美关系的主要依据之一。在 60 年代末以后，中美关系最大的基础不但是美苏对抗、争夺世界，而且主要的是苏联的军事力量和外交政策对美国和中国的安全都构成了严重威胁，尽管对美国和中国来说，这种威胁的性质和形式并不完全相同。对美国而言，苏联是通过与美国的大规模军备竞赛，与美国争夺世界，并对之形成威胁；对中国，苏联是通过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搞反华包围圈等形式造成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

认为苏联是对各自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是七八十年代中美两国的战略共识，把对付这种威胁作为各自国家战略的重点是当时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与苏联威胁相比，当时中美在意识形态、

民主、人权、台湾、贸易等方面的矛盾分歧就成为次要的问题，双方为对付苏联威胁和为了两国间的共同利益，可以容忍和管理两国在其他方面的分歧，包括在意识形态、人权和台湾等方面的严重分歧。

对主要威胁的共识、对付主要威胁的共同利益等形成了七八十年代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也决定了当时中美两国关系“战略合作”的性质。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威胁的淡化和消失，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就动摇了，两国关系的性质也就改变了。

首先，中美两国对世界战略形势、战略格局的共识不存在了。战略共识是战略合作的基础。七八十年代是中美两国惟一次具有战略共识的时期，也就是说，两国对国际战略形势、战略格局、世界主要矛盾、主要危险有相同或相似的认识和判断。在这之前的五六十年代，双方的战略认识则完全不同。中国认为，美国在亚洲和全球的侵略扩张是亚洲和世界的主要危险；美国则认为，以苏、中为首的“共产主义扩张”是亚洲和世界的主要威胁。90年代，中美两国对世界形势、主要危险的认识不但没有形成共识，而且有些认识是截然对立的。

其次，中美两国对各自面临的主要威胁的认识发生了变化。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苏联及华约的解体，美苏和东西方对抗的国际战略格局和战略态势不复存在。苏联解体后，以俄罗斯为首的独联体国家和东欧其他各国都在国内效仿西方式的民主，多党制，普选，私有化，自由经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美苏、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消失了。在外交方面，独联体各国以及东欧国家都在不同时期内采取亲西方的对外政策，旧日的美苏争夺、东西方对抗在欧洲和整个国际舞台上也消失了。军事上，美俄两国继续执行以前达成的军控协议，不断签订新的裁军协定，各自削减核武器及在欧洲的常规武器及军队。美还通过经援、军援等诱压形式，迫使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

斯坦等国家放弃或销毁核武器及战略导弹。美俄核武器不再互相瞄准对方。俄罗斯军队由于经费、人员困难，其军事能力大大削弱。俄罗斯核力量虽然仍具有威胁美国及其盟国安全的能力，但威胁的意志已不复存在，威胁的能力也已远不如从前。

对中国，早在 80 年代中期开始，中苏关系就出现了缓和。两国开始了解决边界问题的谈判，后来发展到在边境地区建立安全和信任措施的谈判。80 年代中期起至苏联解体，苏联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已经由主要威胁变成潜在威胁。两国在苏联解体前达成的边界协定和以后中苏、中俄及中亚国家关系的改善，使苏联对中国的潜在威胁消失了。尽管俄罗斯仍有威胁中国安全的军事能力，但边界问题的基本解决和两国关系的发展使俄中两国都没有威胁对方的意志。

对国际战略态势的共识和对付共同威胁的共同利益的消失，使中美在冷战后继续进行战略合作失去了基础，也使中美两国关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两国关系既不再是“友好的非盟国”关系，也不再是对付共同敌人的“统一战线”或“战略合作”关系。

冷战的结束使中美两国将相互关系目标和基础由第三方转向双边关系中的对方。两国由关注整个国际战略格局和战略态势转为关注两国双边关系中的问题，中美关系的意义由主要是事关国际战略格局的“三角关系”变为主要是两国间的双边关系。两国关系不再是以共同对付苏联威胁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也不再以“战略合作”为主要内容或主旋律。因为双方既没有对国际形势达成共识，也没有重大的共同安全利益驱使双方继续进行“战略合作”，有的则是更多、更深的矛盾和分歧。

冷战结束对中美关系的冲击，使两国政治家和学者不断探索中美关系的性质变化。冷战结束初期，美国学者哈里·哈丁的中美关系“非敌非友”的说法广为流传，但这种对冷战后中美关系性质的判断只是说明了两国关系在性质上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

但它没有说清楚中美关系的性质究竟是什么。

对冷战后中美关系性质判断的另一种说法是“正常关系”论。其意思是说由于冷战的结束，中美关系对付苏联这一特殊的意义和功能已不复存在，两国关系不再有超越双边意义的特殊性和战略性，它同美国与其他国家关系一样，即成为美与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样的“普通关系”，或者称之为“正常关系”。这里的“正常”不是“正常化”的意思，而是相对“特殊化”而言的。有的美国官员称：美中关系同美国与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关系一样。“正常关系论”除说明美中关系的普通性以外，还说明在冷战后美处理对华关系的做法也将“正常化”，决不会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因有战略需求而“关照”中国，对美中关系实行不同标准。

“正常论”比“非敌非友论”在性质判断上前进了一步，也具体了一步。前者说明了冷战后中美关系的性质是什么，而后者仅说出了这一关系在冷战后不是什么。但“正常论”还没等到真正流行起来，就暴露出它对冷战后中美关系性质的认识不符合美中关系的意义和作用的现实。

首先，“正常论”把中美关系等同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是站不住脚的。理由很简单，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两个大国，它们之间的关系肯定同美国与其他多数中小国家的关系有不同的地方。这里强调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没有贬低小国的意思，而是说两个大国之间事实上比一个大国与一个小国之间有更多的利害关系，有更多的政治、经济、安全利益，有更多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的事务或问题需要两国处理。例如，冰岛、丹麦、比利时等国是美国的盟国或友好国家，它们是西方世界的组成部分，美国同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重要的。但是，美国同冰岛等国家没有那么大的贸易额，没有那么多政治、经济、军事事务要讨论和处理。因此，中美两国关系在有些方面是“正常”的，是和美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一样

的；但又不可能是完全“正常”的，它们之间具有美国同其他国家之间所不具有的事务和问题，具有不同的意义和利害关系。

其次，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的发展很快证明“正常论”对中美关系的意义和作用的看法不符合世界和美中两国的现实，且不说发展趋向。冷战结束初期，在美国确实出现了贬低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贬低中美关系重要性的倾向。认为，美苏、东西方对抗已不复存在，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对美国不再具有战略意义；美国不再需要借助中国实现世界和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美中关系对美国和世界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但是，中国及与中国的关系不再重要论很快就由于事实的发展而不攻自破。

第一，中国是一个大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具有核能力的国家。1991年海湾战争是在冷战结束或结束后不久证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不是无足轻重的一个典型事例。美国和国际社会要在海湾地区实现维护科威特主权、领土完整的目标，没有联合国，没有国际上的支持与合作，包括没有中国的支持与合作是困难的。在联合国事务、全球防核扩散和核禁试以及打击国际贩毒等方面，都证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美国所无法忽视的。

第二，中国是亚洲大国，美国也坚持认为它是“太平洋国家”。美国要在亚太地区推行它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就不能回避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作用与影响。例如，克林顿政府上台后，美国开始积极推行亚太经济合作以实现美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的战略。不难设想，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完整的。在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促进柬埔寨和平进程等地区问题方面，中国也有着重大的作用和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认为中国在冷战后无足轻重的观点在亚太地区是无法成立的。

第三，中国经济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获得持续高速发展，

不但国力增强，国际影响扩大，单就对美国的利益而言，中国可以说变得对美国越来越重要了。美国同中国的贸易额越来越大，在中国的投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的就业依赖与中国的经贸关系；随着两国接触和交往的增加，两国有越来越多的政治、经济、安全、法律等事务需要讨论和处理，两国之间的社会文化联系和人员往来等联系在扩大。对中国来说，当然美国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及安全方面的利害关系也是重要的。

那么，冷战后中美关系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换句话说就是，中美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关系？

实事求是的说，给冷战后中美两国关系的性质下定义是困难的，且为时尚早。冷战结束给中美两国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中美关系性质变化的影响是深刻和深远的，因此，两国关系的性质一时难以确定也是正常的。

事实上，在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政府、政治家和学者一直在探讨两国关系的性质。一直到几年前，在中国领导人的讲话中还经常可以听到希望中美两国在冷战后保持或建立及发展友好关系的言论。但由于美方采取相反的行为，中国政府和人民在较长的一个时期里不再侈谈建立中美友好关系。在美国，将中国视为威胁、敌人、对手、“新的邪恶帝国”的言论时多时少，从没有消失过，但没有成为主流认识或形成政策。

冷战后，两国在国际、亚太地区和双边事务中既有接触、交往、对话与合作，也有矛盾、分歧、斗争和对抗。这种两面性是冷战后中美关系的暂时现象还是长期现实，取决于今后两国关系的发展演变，特别是美国对华战略的走向。

第三节 “全面接触”和局部对抗

在冷战后中美关系短短 10 年的历史中，两国关系时好时坏。

尽管两国尽力避免使这一关系走向全面对抗，但从冷战结束至1996年春的七八年内，两国关系总的发展是消极的，分歧多于共识，对抗多于合作。1996年春夏以后，中美关系得到逐步稳定、改善和发展。但一些事件的出现又不断对两国关系造成严重影响。

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至今的10年内，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大体经历了4个小阶段：

一、制裁与反制裁阶段：1989—1992

1989年夏起，美国以中国出现的“政治风波”为由，干涉中国内政，几乎发起了对中国的全面制裁。

1989年6月5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发表声明，对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平定“政治风波”的行动大加指责，宣布对中国采取一系列制裁措施：暂停美中政府间一切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暂停美中两国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互访，重新研究关于中国留学生延长在美逗留期问题；通过红十字会向在“袭击中受伤者”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援助，重新审议美中双边关系的其他一些方面。^[1]6月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总统对中国政府实行国际制裁。这些措施包括：呼吁美国进出口银行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审查资助与中国贸易的情况，强烈要求美国负责办理向中国销售的出口许可证手续的机构在作出决定时考虑中国目前的局势，强烈要求《美国之音》增设华语节目。美众议院也通过了类似的决议。^[2]

以后，美国政府又宣布了一些对中国采取新的“制裁”措施：暂停同中国的一切高层互访，力求推迟国际金融机构考虑新的对华贷款事宜。^[3]众议院通过了制裁中国的修正案：把政府已经实行的制裁措施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把武器出售的禁令扩大到可能用于治安的装备；禁止向中国运送计划由中国发射的美国卫星，暂停实施有关在中国促进美国贸易和投资机会的计划；禁